

型世言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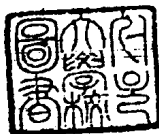
古本小說集成

《古本小說集成》編委會編

型世言

下
明
陸人龍編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

朝舒
督府
書之圖



之体尊矣。今日尋
國館嗟乎。患以患矣。
所不至哉。以是之醒。
貪失之如人子弟。賸得。

之。旬。誤。令。子。弟。在。此。
型。謂。此。惡。蒙。之。教。師。
也。可。

琴娛閣主人識



第二十七回

錢塘陸人龍君翼甫演

蘭亭拙居士

評

貪花郎累及慈親

利財奴禍貽至戚

莫笑迂爲拙。湏知巧是窮。奇謀秘計把人蒙。浪向
纖纖蝸角獨稱雄。儉險招人忌。驕盈召鬼恫。到
頭輸巧與天公。落得一身蕭索。枉忡忡。

右調南柯子

這調是說巧不如拙。我嘗道拙的計在遲鈍。尺寸累

積鳩巢燕壘。畢竟成家巧的趨在便捷。一旦繁華海
市蜃樓終歸消滅。況且這天公又憐拙而忌巧。細數
從來文中巧的莫如班馬。班固死于獄中。史遷身下
蚕室。武中巧的莫如孫吳。孫臏被龐涓刖足。吳起被
楚宗室射死。詩中巧的莫如李杜。李白身葬采石。杜
甫客死四川。遊說中巧的莫如蘇張。蘇秦車裂齊國。
張儀笞辱楚相。就是目今巧竊權是閹宦魏忠賢。只
落得身磔家藉。子侄死徙。巧趨附是崔尚書。一流崔
宦戮屍。其餘或是充軍。或是問徒。或是罷職。看將起

來真是巧。爲拙奴。巧爲拙笑。就我耳中所聞。却有箇巧計。賺人終久自害的。說話浙江紹興府山陰縣。有一箇鄉宦姓陳。自進士。歷官副使。因與稅監抗衡。致仕回家。夫人鄭氏生有一子。止得九歲。到是初中時。在楊州娶得一箇如夫人姓杜。生有一子。已是十七歲了。喚名陳鏞。字我閑。已娶李侍御次女爲妻。陳副使爲他求師。畧在親友面前講得一聲。只見這邊同年一封薦書。幾篇文字。道此人青年篤學。現考優等。堪備西席。這相知一封薦書。幾篇文字。道此人老成。

忠厚。屢次觀場。不愧人師。又有至親至友薦的。陳副使擺撥不下。道青年的文字。畢竟合時。但恐怕他輕佻。沒坐性。老成的畢竟老于教法。但恐怕筆底違時。正遲疑間。適值李親家李侍御薦一箇先生。姓錢名流。字公布。前道幫補新道。又是一等第六。是箇時髦。陳副使道。丈人爲女婿訪求。必定確的了。便自家去一拜。就下了一箇請書。只見這先生年紀三十多歲。短鬚。做人極是謙虛。言語呐呐不出口。叩他經史。却又響應。陳副使道。小兒雖是痴長行文了兩年。其實

色莊者乎

此價適度
天下矣

一歲不通。今遇老師。一定頓開茅塞。錢公布道。未學疎淺。既蒙老先生。李老先生。重托。敢不盡力。陳副使。想道。我最惟如今秀才。纔一考起。便志氣囂逞。才做物。似這先生。可謂得人了。誰知這錢公布。他筆底雖是來得機巧。甚是出人。他做秀才。不學這些不肖。日夕上衙門。自壞體面。只是往來杭州代考。包覆試。三兩一卷。止取一名。每篇五錢。若只要黑黑卷子。三錢一首。到府間價又高了。每考一番。來做生意一次。及至幫補了。他却本府專保冒籍。做活切頭。他自與杭

嘉湖富家子弟包倒進學三百兩。他自去尋有才
膽不怕事秀才。用這富家子弟名字進試。一百八十
兩歸做文字的。一百二十兩歸他覆試也。還是這箇
人。到進學却是富家子弟出來。是一箇字不做。已
是一箇秀才了。回時大張旗鼓。向親隣道冒籍進學。又
捱一兩年待宗師新舊交接時。一張呈子改回原籍。
怕不是箇秀才。是一箇大手段人。陳副使不知道。送
了張五十金關書。擇日啓館。却在陳副使東庄上。但
見

翠竹敲風。碧梧蔽日。疎疎散散。列幾樹瑤草琪葩。
下下高高。出幾座危樓高閣。曲房臨水。倚朱欄碧
檻。水中浮孤館。傍山開碧瓦。紅簷山畔。山香拂拂。
花開別徑。綠陰陰樹滿閒階。蕭條草滿。少人來。一
鳥不鳴。偏更寂。

這先生初到館。甚是勤謹。每日講書講文。不辭辛苦。
待下人極其寬厚。陳公子是公子生性。動不動打罵。
他都爲他委曲周旋勸解。以此伏侍僮僕。沒一箇不
喜歡。就與陳公子或稱表字。或稱老弟。做來文字。只

是圈說來話只是好。有時園中清話。有時庄外閑行。陳公子不是請箇先生。到是得箇陪堂兩邊。殊是相安。忽一日對陳公子道。我聞知道令岳薦我來意思。麼。陳公子道。不知。錢公布道。令岳聞知。令尊有箇溺愛嫡子之意。怕足下文理欠通。必至爲令尊疎遠。因我是他得意好門生。故此着我來教足下。足下可要用心。不可負令岳盛意。陳公子道。正是連日家父來討文字。學生自道去不得。不敢送去。錢公布道。足下文字儘清新。送去何妨。陳公子道。這等明日送去罷。

錢公布道。這且慢令尊老甲科。怕不識足下新時調。還得我改一改。拿去。次早將來細細改了。留得幾箇之乎也者字。又將來圈了。加上批語送去。果然陳副使看了大喜。道這先生有功。對如夫人說。這如夫人聽得兒子文理通也。大歡喜。供給極是豐厚。後邊陳副使誤認了兒子通也。曾大會親友面課。自在那邊看做。錢公布却令小廝將文字粘在茶盃下。送與他。照本謄錄。一次陳公子詐嫌筆不堪寫。館中取筆。把文字藏在筆管中與他。把一箇中外都瞞得陳公子。

是箇通人了。但是錢公布這番心。一來是哄陳副使。希圖固館。二來意思要得陳公子感激。時嘗齋助。不料止博得一箇家中供給齊整。便是陳公子也忘記了自己本色。也在先生面前粧起通來。譚文說理先生時常在他面前念些雪詩兒。道家中用度不足。目下柴米甚是不給。欲待預支些修儀。不好對令尊講。陳公子不過答應得聲。正是呢。也不說是學生處。先那幾何。幾番又道缺夏天衣服。故意來借公子衣服。要動他。公子又不買。錢公布心中便也快快。道這不

識好的。須另用法兒敲他。一晚步出庄門。師徒兩箇
緩緩的走打從一箇皮匠門首過。只聽得一聲道。打
酒拿壺去。這聲一似新鶯出谷。嬌鳥啼花。好不嘖嘖
可聽。師徒二人忙擡頭看時。却是皮店厨邊立着一
箇婦人。羞羞縮縮掩掩遮遮。好生標緻。

髻擁輕雲墮。

眉描新月灣。

嫣然有餘媚。

嫋娜白家蠻。

天下最好看的婦人。是月下燈下。簾下。朦朧朧。十
分的美人。有十二分。况村庄之中。走出一箇年紀不

上二十來。眉目森秀。身體嬌柔。怎不動人。錢公布道。這婦人是喫鍾兒的。陳公子道。先生怎知道。錢公布道。我只看見他叫打酒。豈不喫鍾兒。陳公子道。那秋波一轉。甚是有情。錢公布道。誰教你生得這等俏。也是合當有事。陳公子走不過十數間門面。就要轉來。來時恰好皮匠打酒已回。婦人伸手來接。青苧衫內露出隻白森森手來。豈不可愛。陳公子便是走不動。般付了一會方去。回到庄中。道好一箇苧羅西子。却配這箇麥糲包。錢公布道。只因老天配得不好。所以

常做出事來。你想這樣一箇婦人。配這樣一箇蠢漢。難道不做出私情勾當。陳公子道。只怕也有貞潔的。錢公布道。我聞那箇人心不好高。只因他爹娘沒眼。把來嫁了這廝。帽也不戴。一頂穿了一領油膩的布衫。補洞的水襪。上皮灣的宕口草鞋。終日手裡拿了一皮刀。口中啣了芋線。成甚模樣。未必不厭他。若見一箇風流子弟。人物齊整。衣衫淹潤。有不輸心輸意的麼。雖然是這樣說。我們讀書人。湏要存些陰德。不可做這樣事。誰知陳公子悔氣到了。恰是熱血在心。不